

读书季
Reading

命运

一个家庭的60年

 中国工人出版社



命运

一个家庭的60年

刘儒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一个家庭的60年 / 刘儒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008-5431-9

I. ①命…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1421号

命运:一个家庭的60年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李 阳 吴 迪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梦想	1
第二章	黑蹴	15
第三章	过年	27
第四章	水灾	41
第五章	敞窑	54
第六章	断炊	67
第七章	挂面	80
第八章	苛政	93
第九章	文惠	107
第十章	跑贼	120
第十一章	解放	133
第十二章	学徒	146
第十三章	土改	162
第十四章	父逝	170

183		第十五章	母泪
196		第十六章	兄长
210		第十七章	麦子
223		第十八章	上学
236		第十九章	获奖
249		第二十章	转社
261		第二十一章	高烧
274		第二十二章	果子
286		第二十三章	工分
298		第二十四章	坚持
312		第二十五章	家书
325		第二十六章	劫难
332		第二十七章	渴望
338		第二十八章	重生

第一章 梦 想

民国二十六年隆冬，一个阴沉寒冷的早晨，父亲不等天亮就从炕上爬起来，匆匆忙忙穿衣出门，来到了镇上。

当时的陈村镇是凤翔县西南的主要集镇，镇上各种各样的店铺鳞次栉比，制烟、制糖、冶炼、粮食和油料加工等作坊都有相当的规模，特别是酿酒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叫做烧锅的十几家民营酒厂，出产的烧酒，即白酒，远销全国各地，是后来被誉为西凤名酒的发源地之一。每到单日逢集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云集到这里赶集，购买生活和生产资料，常常是人流涌动，非常热闹。不是逢集的日子，街上的人虽然少了许多，但所有的店铺照样开门营业，各个作坊照样忙碌不停，特别是大宗的交易正是在这个时间进行的，因为这里也是跨县跨省物资集散交流的地方。

陈村很大，那时就有两千多户人家，几万口人。这个处在凤翔

洪积扇原西南端的大村镇,是大自然经过亿万年造就的一个风水宝地。年复一年的洪水将沃土从北部的丘陵山区冲刷下来,在凤翔县境内形成广袤的扇形原野。这里土肥水丰,自古是人类生息的好地方,华夏文明的周秦就发祥于此。由北山南缘往南、往东、往西展开的扇原到了陈村这里,形成了一个落差,继东边一望无际的平坦良田之后低落下去,又出现了一大片平坦的良田,位居两大片良田交界处的陈村,有九条大沟由北、由东、由南通到这里交汇,自古就有九沟十八岔、九龙喜金盆之说。周围人口密集,物产丰富。东距县城不过三十华里,西距宝鸡不过四十华里,离千河仅几里之遥,又有通往县城、宝鸡和西安的大道,水陆交通都相当便利,还有一条名叫神水的小河穿镇而过。这河发源于九沟之一的水沟深处,是从一个地下泉眼里喷涌而出的泉水,水质清澈甘甜,常年涌流不止。人们认为这是神水,所以叫它神水河。小河虽然流量不大,但它日夜不休地穿镇流淌着,发出清脆悦耳的音响,放射出斑驳陆离的光芒,不仅给这镇增添了美丽而神秘的色彩,也给镇上的人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实惠。

因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很早很早以前,这里就被一些商家所看重,陆续在这里开店兴商,创办各种作坊。尤其是那些资金不太雄厚的土财主,多把这里作为财富积累的初始基地。他们有的人在这里发迹了之后,才将触角伸到宝鸡、西安。自然,不是人人都能如愿。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使这里也成为许多穷人谋生的地方。当地没有土地或失去了土地的穷人,以及从各地流浪过来的难民,为了找口饭吃,便到镇上的各个作坊

里去做苦力。有些不甘心过这样受压迫、受剥削生活的穷人，就设法在镇上做点小生意，其中也有做发财梦的，但梦想成真的极少极少，小小的陈村镇同样有一部血腥的历史。

父亲便是这镇上做着发财梦的人之一。当时他刚二十多岁，已在镇上闯荡多年，有了一些积累。这使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们这个从山西大槐树庄迁徙过来的刘姓家族，到父亲这一代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爷爷之前的好几代祖先都是给人家做苦力的，生活得非常艰难，受尽了人间的欺凌。到了爷爷那一辈，情况才有了些转变。爷爷的父亲生了五个儿子，爷爷为大，叫刘清，二爷刘君、三爷刘银、四爷刘锡、五爷刘成。这五个爷爷长大成人之后，除了五爷腿有残疾，其余四个爷爷都很能干，都在镇上扎起摊子来做小生意。尤其是三爷，是做买卖抓钱的好手。他当时在镇上卖粽子，其叫卖声几里以外都能听到，人们给了他一个不雅的绰号“钢叫驴”。那个时期，家里有几十口人，不但生活较为富裕，而且还置下了五亩田产。然而好景不长，兄弟们闹起了矛盾，分了家，各自又开始了艰难的生计。

父亲还比较小的时候，爷爷和奶奶就因操劳过度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大伯刘树基、三伯刘树华和父亲刘树德。因为四爷没有儿子，爷爷将三伯过继给了四爷。爷爷临终时，曾嘱咐大伯要好好照顾年幼的父亲。但他老人家去世后不久，大伯就跟父亲分了家。

当时父亲只分得了半个窑洞。

父亲学习爷爷们，把生存的希望也寄托在了镇上。他从摆小

摊贩卖各种时令的生活用品开始，凭着辛苦和机灵，赚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着生计，慢慢在镇上站稳了脚跟。

因为从小经历过贫苦，父亲很懂得省吃俭用，他把每一分钱都攒起来。尤其在娶了母亲以后，会持家的母亲更是精打细算，几年下来，家里便攒下了一笔钱。这时父亲有了一个想法，他想用攒的钱开一个店铺，这样在镇上也算有了自己的字号，可以做一个有钱又体面的商人。这个想法使他非常激动，几夜都没有睡好觉。

父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征求母亲的意见。

母亲何尝不愿镇上有自家的字号，何尝不愿做一个富商的妻子呢？可母亲盘算了一下说，开店铺需要置办很多的货，还要租门面、雇伙计，是要很多钱的，咱家攒的那点钱能够吗？

父亲说，不够可以向亲戚朋友借一些，只要店铺开了张，有了大赚头，借的钱很快就可以还上。一心想开店铺的父亲，只往好处想，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闪失。结果，就在这一年开春不久，父亲的百货店便在镇上开张了。

一开始，生意还算不错，每日的进账要比摆摊时明显地多了不少。虽然有租金和伙计等开销，但精细的父亲天天都算账，算下来每天都有盈余。他想，只要日日有赢利，日积月累下来就可观了。赚钱不能着急，要先树立至诚的信誉，慢慢来店光临的顾客多了，钱自然也会赚得多了。

为了树立店铺的信誉，他坚持到宝鸡和西安找正规的商家进货，不进中间商人的伪劣商品，并把出售的价格尽量压低，实行薄利多销的经商原则。从店铺开张的那一天起，他每天都是天不亮

就到店里面，直到晚上关了店门，结算了一天的账目，才离店回家。

那一天，他跟往日一样，来到街上的时候，天还黑着，街上很静，只听见神水河里的水哗啦啦地流淌着。天天这么早就到街上的父亲，每天行走的路线几乎都是相同的。他出了家门，下了棉花坡，向西行不远，就到了镇的北街。神水河由北朝南从北街的中间流过，把北街分成东西两块。河的东北边是座神火庙，庙的对面有个戏台。如果从这里去往北街的西边，很方便，河面也就一米宽，一个跳跨就过去了。但父亲一般不从这里过河，他沿着河的东岸往南走，走过北街的半边街之后，就来到了街市的中心，那里有一座连接东西的石拱桥叫金盆桥。

以金盆桥为中心向着东南西北展开的四条街虽不很宽大，但站在这里向四面看去，也颇有繁华城镇那样的气派。西街两边全是错落有致的店铺，一色的灰砖灰瓦，漆黑闪亮的大门，夜里看去整齐而肃穆。这条街上有好几家有名的字号，主要经营布匹、绸缎、衣服、鞋帽和各种生活用品。东街是饮食业集中的地方，好几家饭馆和粮油店都坐落在此，还有一条叫做花树庵的巷子，里边有一个妓院。北街沿河两岸油坊、酱坊、醋坊、糖坊、染坊林立。这些店铺门前经营销售，后院便是他们加工制作的地方。出产优质白酒的烧锅，大部分在南街。它们不像其他街上的店铺那样，争着往街面上挤，而是都离开街面一大截，使门前都有片开阔的空地。这条街上平时走动的人虽然不多，但开阔空地上所矗立的高大门楼，以及那一个个雄踞大门两旁的大石狮子，还有一到镇上就能闻到的那醉人的酒香，都无不说明这条街在镇上所占的分量。

父亲和往常一样，走到金盆桥上以后，驻足了片刻。他朝四面的街上扫望了一下。他在看那些显要的字号，那是他奋斗的目标。他的百货店尽管也在繁华的西街上，可店面很小，而且在西街的末端。现在，他过了桥，走过寂静的西街，便来到了自家店铺的门前。

这是续在最西一家店铺旁边的一个店铺，两间宽的门脸，屋顶比别的房屋矮了一截，但在路北，是向阳的。父亲之所以选它，因为这里租金低，而且当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他说，不在房屋矮，不在位置差，只要经营得好，照样会红火，咱们的店太阳出来就能照得到，一定会有好运的。

伙计杨贵祥和张义田都住在店里，当父亲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及时将店门打开了。他们知道父亲每天都这个时候来，所以不敢睡懒觉。父亲原本打算雇用一个伙计，可杨贵祥和张义田听说后都找他，张义田甚至提出可以不给他薪水，只要管吃饭就行了。因为他们都是本镇上的人，家里都很穷，好心的父亲不忍心拒绝他们，只好把他们都要上，薪水还是照给。两个伙计非常感激，做事也非常勤快和认真。

天亮的时候，伙计们已将店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门前泼洒了清水，父亲的百货店今天又是这条街上第一个开门迎客的店铺。

每天最早热闹起来的还是东街。随着天亮，一个个小吃摊点首先在东街上出现。因为是隆冬，每个摊点都生着木炭炉子，热气腾腾的一片，各种诱人的香味从那里飘散开来。

这时，父亲来到东街上吃早点。辣油老豆腐、豆浆浇油条、豆

浆浇粽子、臊子面、野盆面、汤水饅饅、油茶、水沙包子……应有尽有。父亲喝了碗油茶，吃了两个水沙包子。临离开，他没有忘记给两个伙计带几个水沙包子回去。

伙计们吃饭本是要自己做的，店铺的后院不但有睡觉的地方，也有做饭的锅灶。可好心的父亲，每当自己在街上吃饭，都要给伙计带些回来。因为总是这样，他们也习惯了，从不推辞，接过去就吃了。

今天是个逢集的日子。随着太阳的升高，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父亲和伙计们热情地招呼着顾客。从早到晚，他们一直在店里或店门外站着，即使到了后半晌，街上没有几个人了，他们也不肯坐一会儿，生怕漏掉或怠慢了一个顾客。

同往日一样，父亲直到晚上关了店门，结了一天的账，才离开店铺回家。

因为陈村太大了，人们为了分清各自所住的具体地方，不得不分称出许多的地名，如王家沟、杨家沟、水沟、上营、苟家场、西堡子，等等。我家在王家沟，从镇上的北街出来，东行不远，上了棉花坡就到了。

用石板铺建的棉花坡，之所以有此称呼，是因为它是一个做棉花生意的人发财以后修建的。从坡下的北街到坡上的王家沟，有两百多米的坡路，一到雨天，泥泞难行。棉花生意人修建的这个棉花坡，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用石板一阶一阶地铺上来，两旁还有用石柱石板筑成的护栏，不仅行走方便，而且很好看，成了镇上的一个景观。

父亲上了棉花坡，家就在不远处。那是个东北都依着崖的小院，北崖上有一孔窑，东崖上有两孔窑，狭小的院子前面紧紧地挤盖着两间房子。当时四爷和四婆住着一孔东窑。另一孔东窑住着刘姓的又一个支脉绪明哥一家。北窑住着大伯母。新娘和三伯父、三伯母分别住在那两间房子里。我家住的地方，只有进了院门才能看得到，那是在院子的东南角处挤盖的一间小房，全家人就挤住在那里。

母亲在家里等待着父亲的归来。她听到脚步声以后就赶快迎了出来，并到厨房里去热饭。厨房是在东崖下坡的地方挖的一个小小的窑洞里。

父亲进了屋，看见孩子们都睡了，便坐到炕沿上，一边歇息，一边沉思。

母亲端进饭来，看看父亲，不由得有些担心。她问：“怎么，今天的生意不好？”

父亲摇摇头，“不，还好。”

“那你……”

父亲接过饭来，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我在想，像这样，多会儿才能还账，才能……”他没有把后半句话说出来。

母亲明白了父亲的担忧。她宽慰父亲说：“你不是说过不能着急嘛，怎么又着急了呢？毕竟时间还短嘛，时间长了，自然会越来越好的。还账的事还没有到时间，你不必现在就犯愁。至于你那大想法，还不得几年以后。所以啊，你把心放宽了，老天有眼，老天会帮咱们的，一定会有好运的。”

父亲没有再说什么。他不愿反驳母亲吉利的话。可他在心里想，自己能不着急吗？如果说他的大想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可还账却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像现在的经营情况，到明年春天连本带利还了账，生意会没法做下去。要是不还账，不但失信于人，还要利上加利，负担就更重了，以后的路不是更艰难了吗？

母亲见父亲虽没有说话，但眉头依然紧锁。她着急地看看父亲，挠挠头，苦于想不出办法为父亲分忧。

父亲吃完了饭，把碗递给母亲，倒头睡到了炕上。

母亲自开店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在这以前，她每天晚上得到的都是盈余的消息，所以一直心情很好。今天不是也说还好吗，可为什么？母亲在厨房一边刷碗一边琢磨。她最后琢磨明白了，开店半年多来，虽说每天都有盈余，但盈余的数目都很小，加在一起并没有多少钱。眼看就要到年末了，要税要各种款子的都会找上门来，缴了那些款，还能有什么剩余呢？借人家的款子，明年春天也该还账了，是没有多长的时间了，难怪父亲会着急成这样。

这时，母亲才回想起来，父亲的忧心并不是今天才有，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是自己没有注意，自己实在太粗心了呀。一时之间，母亲恨不得马上能想出解脱父亲的办法来。当时她正站在灶边，抬眼看到灶王爷，立刻就向灶王爷作揖，祈求灶王爷赐福保佑。也就在这时，母亲想到过年时家家都会买很多东西，这正是自家的店兴旺的时候。她甚至认为，灶王爷的赐福一定是在这个时候。所以她兴奋地跑回屋里，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脸上浮现了几丝笑容。那时的生意人是特别相信神灵保佑的。

母亲见父亲的眉头展开了，心里很高兴。她接着说：“咱们一定要抓住过年这个机会，多进一些人们需要并喜欢的东西，好好地赚上一把。”

父亲其实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只是手里的资金有限，眼看着赚钱的机会快到了，他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啊。不过，他不愿叫母亲跟着他着急，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来，只是对母亲说：“好，你说得对，我们是要抓住过年的机会，多备货，有神的保佑，让我们好好地赚上一把。天不早了，快睡吧。”

这天晚上，父亲辗转反侧，一夜未能成眠。

第二天，父亲依然早早地到了店里。这天上午，突然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这人身材高大，穿着不俗，进了店门不看货就看人。杨贵祥和张义田赶快迎上前去招呼，可他没有理他们。他的目光落到父亲身上，打量后说：“大概你就是这里的掌柜刘树德，刘先生吧？”

父亲赶快答话说：“敝人正是，请问先生有何见教？”

那人拱拱手说：“我是从山西来的商人，昨天晚上刚到，住在洪福旅店。我是来跟你商讨商讨生意上的事，不知你可欢迎啊？”

父亲一听，不由心中大喜。因为他知道，山西的商人都是很有钱的，难道真是神灵保佑，要他认识这个山西的富商吗？父亲赶快躬身说：“欢迎欢迎，请快到里边叙话。义田，快给客人沏茶。”

他们把此人迎到里边的客厅坐下，敬上茶之后，那人说：“是这

样,我打算在陈村这里投资,经营百货,想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合作伙伴。听旅店的掌柜说,你是本地人,品行端正,是从摆摊子起家的,不仅熟悉本地的情况,而且精通商道。因此特来找你商讨商讨,看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意向。”

父亲听了,想,如果能跟山西的富商合作,也是很好的事情,自己正苦于资金缺乏,要是对方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他一有承担风险的后盾,二可甩开手来大干一场,虽说赚的钱不是他一个人的,但这可能是他实现梦想的一个比较实际的途径。只是他还摸不准对方的真实心迹,因此他说:“请先生说说你的具体想法,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那人说:“我已在这里的街面上转过了,你的店铺虽然不在最好的位置,但你店铺的西边还有空地,如果我们合作,可以在西边续盖大店,成立我晋源总号在陈村的分号,扩建等投资都由我负担,可将你的店资折股加入,由你任经理负责具体经营,不管你的股份多少,头五年的赢利可以和我对半分。”

父亲听后大喜,表示愿意跟他合作。

这时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张贴子递给了父亲。父亲一看帖子才知道,此人姓雷,名浩义,是晋源总号的董事长。

这天中午,父亲在馆子里设宴款待了雷浩义。推杯换盏间,雷浩义对父亲说,扩店的事就由父亲全权负责,从现在起可以跟有关方面商量,做好前期工作和必要的物资准备。他问父亲,店里当前可有需要他帮助的事儿。父亲便把资金短缺的事向他说了。父亲说,快到过年了,是挣钱的大好时机,想多进些货,就是资金运转不

过来。

雷浩义听后痛快地说：“这好办，不足的钱由我负责。过年是个做买卖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机一定要抓住，一定要备足货。”他接着说了过年应该备的一些货种，以及应当到西安哪些地方去进这些货。所说的货种多和父亲想到的一样，进货的地方也多是父亲去过的。雷浩义最后说：“这样吧，你看看你能拿出多少钱，剩下的我来解决。这个算我们合作前我帮你的忙，不管给你垫多少，也不管你赚多少钱，赢利我是一个子儿都不要。”

父亲感到他很仗义，深表感谢，敬了他好几杯酒。

下午，雷浩义和父亲签订了一个协议书。办完这个手续，他拿出一张五百两的银票交给父亲说：“我把这张银票先放在你这里，算是个压底。因为我在这里待不住，明后天就得赶到西安去。你可以放开手来先做前期的工作，需要时我再过来。估计扩店的具体实施怎么也得到明年开春以后，那时你一定把所需资金的预算做出来，我可以一次带过来。”

临分手，雷浩义叫父亲想想西安那边有什么事需要办，说他到西安后，叫那边的伙计代为办理。

晚上，父亲非常高兴地回到了家里。他把雷浩义找他合作的事儿从头至尾向母亲说了一遍，母亲听后自然也非常高兴。不过，母亲想想说：“难道真是神保佑咱，真会是这样吗？”

父亲把那张银票给了母亲说：“这是真的，不然他不会把这么大的银票交给我。你快把它放好了。”

母亲不识字，也没有见过银票。但她相信父亲，父亲不但识